

噓！小心「套中人」

五月牛



一對蜜月旅行的新人剛住進賓館客房，那男的情不自禁地抱住妻子就要親熱，新婚妻子驚慌失色：「小心點，隔牆有耳……」誰料不消幾個時辰，一對男女包房縱情的艷聞很快就被實況轉播到了網絡上。這對新人哭笑不得，有口難辯，彷彿自己真的鬧出了什麼出軌越俗的醜聞似的，他們的隱私權被人踐踏了，卻只能自嘆苦水。

幾個寫小說的文友相聚在酒家單間裏，品着杯中水酒，就着幾碟小菜，酒到酣處，激情澎湃，口無遮攔，有人便繪聲繪色地勾畫起自己新作裏的一個男女愛情的細節，角落裏的一位半醉半醒者立馬打住：「噓，留點神啊，當心有人偷拍……」果不其然，「流氓作家聚會酗酒談吐下流」的視頻幾乎天女散花般地傳到了微信上。是那些作家下流？還是偷拍者下流？當別有用心的卑鄙者先聲奪人的手段成功之時，作家們還能去與其理論是非曲直麼？他們清白的人格被人姦污了，卻只能自認倒楣。

現代的網絡信息傳遞着實把傳統媒體逼到了一個「吃冷飯」的尷尬境地。如今，傳統媒體記者無冕之王的崇高和優越已經漸漸弱化，任何一個只要會使用和擺弄智能通訊設備的人，他都可以借助現代網絡技術的快捷通道，把傳統媒體那種道德良知、職業操守和嚴格的採訪編發程式棄於一旁，以一己之好惡和一時之快樂，就隨意將自己獵取的人和事推上社會公衆評判的風口浪尖，以至於當有的本不該被「殺」之人懵懂惶恐急切地含冤「死」去之時，還不知自己「病」在何處。

俄國十九世紀最後一位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契訶夫有一篇膾炙人口的小

說《套中人》，文中的主人公別里科夫像害怕瘟疫一樣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軌以外的事物，爲了扼殺一切新事物，他甚至用打梢、告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人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關濟窮人，不敢教人念書寫字……」他長期危害所在小城人們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而變得死氣沉沉。可以說，現今有些善於躲在現代網絡社會的某一終端，視現代科技爲利器，以玩弄資訊害人的高手，他們借助貌似正統乃至形似公正的定義或套路，盯梢和窺視着別人，讓人們在其鬼魅陰影的籠罩下，危機四伏，這也不敢，那也不敢，聞之喪膽，言之失魄。如是，先進便捷的現代資訊通道便淪落爲此類新版「套中人」操縱的天下了。

噓！小心「套中人」，將一些戴着「正統牌」有色眼鏡，以打梢他人行蹤、窺探他人隱私、姦污他人人格、侵犯他人人權爲樂的人歸入「套中人」之列並非在下的刻意牽強，只要是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秩序下，此種作爲就應該劃歸另類，此類人格怪異實不只是我們這個時代才特有，這種人外國有，中國也有；古代有，現代當然有。從人類複雜的劣根性來說，要讓此類人罷手了事，那是絕不可能的，而一個正常發育的社會肌體，需要的是正能量的擴展，不可能容忍這種有害大衆的毒瘤生存，我們的國家機器和現代先進資訊網絡掌控者該是把如何管控和制止這種怪象，讓有些心術不正、巧於偽裝的「套中人」原形畢露當着一回事了。沒了藏身害人的市場和棲身之處，他們即便是變成了一隻隻狡猾的小老鼠，也得堵死其躲避的洞穴。鄙人想，若如是，我們虛擬的網絡空間，定將會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宜人世界。



天體活動沉寂近二十多年，春風吹又生，最近亞洲一個天體組織計劃在泰國租一個小島，用作天體度假區，來港推銷，招收二百會員，定期到小島的海灘享受天體陽光海浴。此外，香港一個名爲「人體藝術協會」的組織，有意向當局租一個小島，發展天體海灘，若能成事，將是香港首個合法化的天體沙灘，攻破香港社會對人體觀念固守的界線。

澳洲生長移居香港的德國人連伯氏，是第一個在香港推動天體活動的洋人，一九三二年成立首個天體會，會址設於佐敦道，連他的女朋友在內約有二十餘人響應，天體場地選擇了沙田香粉寮，接近城門河畔，林木茂密，鳥語花香，附近沒有村落，人跡稀少，這一帶以前種植莞香樹，盛產香料以供出口，村人利用城門河水春磨香粉，這地方便稱作香粉寮。一群天體者在香粉寮過了三年的「天體營」生活，一九三五年因爲城門水塘的修建工程，人跡漸多，恐引來好奇者闖入營地，連伯氏無奈撤離

香港天體沙灘等着瞧

鄭家豪

，另找新的營地。他四出探路，在青衣島找到一處村民叫鑊底灣的小灘，與馬灣相望，灘上有一條瀑布瀉下，鑊底灣自成一角，連村民也不到，連伯氏找到理想天體營地，但交通十分不便，青衣是個孤島，村民不足一百，往來依賴街渡。後來，村民逐漸認出這些外人是來脫光衣物的，遂用奇異眼光看他們。

連伯氏的天體活動，始終陽盛陰衰，傳說他在廟街找來三幾個妓女充場面，活動不算成功，最多不超過三四十人。一說他欠缺吸引力，西方美學，人體美備受推崇，是美學主流，以著名的維納斯與大衛爲西方雕像藝術代表，充分表現女性與男性的體態美，但連伯氏身體發胖，胸肌下垂，腹大便便，渾身肥腫，脫光了使人想起一團肉在沙灘走動，天體發自共同愛好，離不開互相吸引，他就是缺少魅力。香港相當開放，卻將人體體態美隱沒於無形，連伯氏的天體活動，市民只當作趣味新聞，連伯氏則做回自己不理他人。

有些市民打探到連伯氏的住址，起了好奇心，上門按門鐘，然後躲在牆角，希望訂到連伯氏或他的太太和女兒全裸開門。連伯氏在家赤裸，太太及兩位女兒都赤裸，尷尬嗎？一家

習慣了，當年我的同事上門做訪問，連伯氏赤裸熱情招呼，拿相簿翻開來看，都是天體營的相片，個個赤條條，同事說，挑不上體形好看的。

「人體藝術協會」有意在香港開闢天體沙灘，發展天體度假，選了六處認爲適合的沙灘：滘東灣、白腊仔灘、烏洲塘、鳳凰笏、深灣及東灣，以滘東灣爲首選。若第一個天體沙灘出現，香港人會怎樣反應？直覺是人人湧去看熱鬧，千部萬部手機搶拍裸女，沙灘成爲刺激的嘉年華，真正想享受裸浴的男女落荒而逃，拍友窮追不捨，鬧出國際笑話。這只是我想像中的情景吧。

「人體藝術協會」提議的天體沙灘爲防備「好色之徒」入侵，會採用會員制，會員年費一千二百元，入場費每次二百元，周票六百元，月票一千元，年票三千元。天體沙灘有度假屋，每晚收費八百至一千元。設備有碼頭、更衣室、小賣部、燒烤場，人人赤條條地活動。許多香港人消費得起，爭着玩新鮮，唯恐肉堆滿沙灘。

天體赤裸引來唇槍舌劍，香港會成爲亞洲首例「天體樂園」嗎？等着瞧吧。

《請回答1988》溫 and 可親

李 夢



最近看了韓劇《請回答1988》。自從《太陽的後裔》和《信號》之後，我對韓劇「哭哭鬧鬧加邏輯不通」的刻板成見有所改觀。爲了吸引亞洲其他地區的觀眾，韓劇製作方開始調整策略，縮短集數，豐富主題，男、女主角不再兀自沉浸在虐心愛情中，對於生活中的煩惱與曲折，甚至對於家國情懷這些更大更形而上的題目，都有了更踏實的認知及體悟。比如今年春天由tvN製作並播出的《請回答1988》，不論在劇情抑或在角色設置上，都給人溫 and 可親的觀感。

《請回答1988》是tvN「請回答」系列第三部，講述一九八八年發生在首爾雙門洞區中五戶人家的故事，關乎鄰里之間的友情、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情以及青梅竹馬的朦朧愛情，頗契合最近幾年在電影和電視劇領域流行的「懷舊」風潮。tvN雖說是開播只有十年的電視台，製作的電視劇集和綜藝節目卻新意十足，擺出一副挑戰韓國傳統三大電視台「三足鼎立」局面的積極姿態。tvN過往製作的節目中，相當一部分質素出色，其原因除編劇及一衆演員實力不俗之外，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特色，便是對於細節的關注。

看過劇中那些溫情繾綣，我總忍不住想起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橫山家之味》（又譯：《步履不停》）以及侯孝賢的《童年往事》。那些故事沒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情節，也沒有猛烈刺激的節奏，往往是緩慢且從容的，而人與人之間深沉且真摯的情誼，也往往透過一個眼神、一句看似不經意的話甚至一碗米飯一把傘，有一點一點地積攢起來。

看似不起眼的細節羅列堆積起來，總能成爲引人共情與共鳴的由頭。編劇寫景狀物的時候，從來不是簡單地就事論事，而是由那一幀風景或數個物件，引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來。當一九八八年第一场初雪來臨的時候，女主角德善期待得到心上人的表白卻落了空。德善的姐姐與男友在



▲《請回答1988》講述生活在首爾雙門洞區的五戶人家的故事

作者供圖

一場忽如其來的秋雨中爭吵，被鄰居家懂事男孩子善宇遞過來的一把傘，猛然間觸動了心事。編劇和導演並沒有花費過多心力呈現初雪有多悲傷或者秋雨有多蕭瑟，也沒有安排劇中主角在雨中或雪裏歇斯底里或嚎啕大哭的情節，而是用盡可能克制的筆法，將劇中人或悲或喜的心緒與周遭環境不動聲色地勾連在一起。雨或雪不再只是自然風景的一部分，而是角色心理情境外化的某種徵象。

這種淡而不淺、觸景生情的表意方法對於角色內心深處細微情緒的拿捏，較之那些猛烈刺激的衝突與對抗，更顯得綿長且久遠吧。時下的韓國編劇，在呈現人物情緒及情感上竟能如此細膩，實在值得中國同行借鑒。記得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一次寫作課上對班上的學生說：日本人想要表達「我愛你」的時候，從來不需要直白地說出這三個字，只需要說一句「今夜月色很好」就夠了。其實，對於表意及抒情相對含蓄的所謂東方文化來說，如何用婉轉可親的方法，將原本幾個字或一句話就能講清楚的意思緩慢而從容地鋪排出來，正正是其魅力所在。爲什麼有些電視劇在

講述親情、鄰里及朦朧初戀的故事時總會過度煽情或流於表面？爲什麼像《請回答1988》這樣的電視劇在描摹微小而細膩的意味及情感時，總能惹人時而會心微笑時而默默流淚？這其中的差別，每每與「細節」二字脫不開關聯。

tvN深知韓國國內市場不夠廣闊，在內容的編排上也頗動了一番腦筋，試圖吸引東亞文化圈其他地區的觀眾。編劇不斷在故事中安插昔日流行文化元素，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風靡韓國的香港電影《英雄本色》以及歐美流行曲《此情永不移》等。我們在看劇的時候忽然發覺，原來自己在高中時代迷戀的電影明星和喜歡過的樂隊，也是韓國同齡人的心頭好。美國已故學者本尼迪克特（Benedict Anderson）在其知名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提到一個近似於「天涯共此時」的概念，意指不同成長環境與文化背景的受衆，將時間與精力投注在同樣的文化符號時，以形成某種假象的、超越地理邊界的「共同體」。在這個擬態環境中生活的個體，由於接觸了相同的電影和歌曲等，而自然在心理上產生親近之感。

江棟良「默默無聞，赫赫有功」

姚榮銓



近日邂逅江棟良先生幼子之華，他知沈寂是我過房姐夫，就快遞一冊沈寂爲其父所編的《江棟良百歲誕辰紀念畫集》。翻開上海人美出版的這本封面朱紅色燙金題名的沉甸甸畫集，這位「無聞畫家」豈能默默無聞？

沈寂的成名作《盜馬賊》發表於七十多年前，而爲這位初出茅廬青年小說家配精美插圖的江棟良已經成名成家的了。江先生生於姑蘇、長於滬濱。棟良生活在上海灘各階層千萬市民之中，他的花生畫筆繪出了上海風氣、上海風情和上海氣派。早在一九三六年坐落上海市中心「大馬路」的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四樓舉行的漫畫展覽會上，作爲一個漫畫粉絲的初中生沈寂就早聞其名了。江氏漫畫以人物爲主，有官僚、開明、下台軍閥、資本案、中產階級、老闆、小開、大亨、洋商、暴發戶、新貴、二房東、文化人、教師、職員、工人、巡捕、流氓，女的則有貴夫人、姨太太、少奶

奶、千金小姐、電影明星、小家碧玉、舞女、妓女，以及三教九流等等。這些人物的活動背景，有南京路、外灘、大旅館、咖啡廳、跑馬場、跳舞廳、游泳池、妓院、燕子窩以及遊樂場。如此能夠把握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一一具體而又傳神地勾描出來的畫家，實在少之又少，可謂鳳毛麟角。

他又電影片場裏的「不速之客」，其所過目的導演和明星就能不忘，耳聞的一句半語就能構思，然後信筆畫來維妙維肖，胡蝶、阮玲玉、李麗華、周璇、黎莉莉、陳雲裳、趙丹、韓蘭根、蔡楚生、卜萬蒼、方沛霖、李萍倩、袁牧之……無不栩栩如生、註釋奇趣。誠如「過來之人」沈寂客觀評論：「至今為止還沒有一位畫家能將三四十年代中國著名電影明星的群像留下畫像。江棟良爲獨一無二，無與倫比。」

要不是紀念畫集的主編沈寂見多識廣，要不是顧問汪觀清、編委吳承惠諸君與他長期往來、如根知底、莫逆之交，江老先生那擅長用筆隨意、儒雅風範、功夫在筆外的「大寫意簡

筆畫仕女圖」，以及解放後他轉型連環畫創作時，古今中外題材均能駕馭，精品佳作迭出，而且成爲行內公認的「多面手、全能型畫家」，我們這些尋常百姓豈能有幸「忽然聞達、如獲珍寶」！

這本紀念畫冊編得很艱辛，由於「文革」十年浩劫，不要說江棟良早年的漫畫創作原稿和所編抗日漫畫報刊難以尋覓，就是解放後的衆多連環畫本也不易收全，所以前後花了三年多時間。值得一提的是他應摯友龔之方之邀，一起爲香港《文匯報》創作《上海小景》，自一九七九年開始，每天一文一圖，描寫上海在改革開放後的各方各面的新事物、新氣象和新問題。一發不可收拾，竟達一千七百多篇，圖文並茂。當年龔老作文署名「鞏其」，江老配圖筆名「薛菲」。那時他年已逾古稀、體弱多病，這是他一生中最傑出的漫畫，也是最後的絕筆。這是上海美術界的驕傲，也是應該寫入中國美術史的啊。漫畫改革開放新上海如此赫赫有功，最終顯示出江棟良先生愛國愛滬的高風亮節！

不要做雙面父母

徐海娜



現實生活中常常遇到這樣一種人，對着自己的朋友的時候和顏悅色，一轉過頭面對子女的時候就成了兇神惡煞；或者平時對子女一副如沐春風的樣子，一說到學習就火冒三丈，我管這些都叫「雙面父母」。還有一種雙面的情況更加隱蔽，然而越是隱蔽和難以被孩子察覺的，對孩子的危害越大，今天要談的正是這種。

有的父母經常對別人說：「我對孩子沒有什麼太大的期望，平平凡凡過好這一生就算了。」「他考到現在這樣分數，我已經很滿意了。」但是一看到自己孩子學習的樣子，卻禁不住要對孩子惡語相向，尤其是考試前和考試後，以及看到分數的那一刻。孩子在學習上無法得到來自父母的肯定和讚賞，更無法知道原來父母對自己已經很滿意了，因爲那是父母對別人說的話，這種父母就是很隱蔽的雙面父母。我相信這些父母對別人說那些話的時候是有着十二分的真誠的，真誠到自己也相信，但是孩子感受到的卻不是「滿意」，而是父母永遠的「不滿」。

其實每個孩子都承受着來自學校和同輩的壓力，他們也想要取得好成績，但是每個人的能力不同，機遇不同，父母不妨試着不要在成績上再給子女施壓，也許他們可以表現得更好。曾經有一個小女孩，她的父母在她求學的過程中幾乎從未問過她的成績，考好了沒有獎，考差了沒有罰。有一次，她得了全校第一名，也是自己在心裏高興而已，並沒有覺得需要分享，也就沒有什麼機會驕傲。她並不總是成績好，數學考過四十多分，化學也常常不及格，她就在學習上自己努力，但她的父母並不是不關心她的學習，總是給她提供必要的幫助。她的父母雖然一直省吃儉用，但她學習上需要買什麼書幾乎全部滿足；在她感困惑，需要支援的時候，也會帶她去尋找名師指點，但是她的父母從未用成績來評判她，因爲他們深知，成績是無法論斷人的，就是老師和父母也無法論斷一個人。況且幼年的成績是起伏多變的，小學時考第一名的學生也有可能在中學時忽然跟不上大家的進度，也有不少人，小學時成績

平平，到高中卻成爲拔尖生。

現在學校的期末考試差不多都結束了吧，那到底要怎樣面對子女們的成績呢？不妨來參考一下爲父母們寫過九本書的澳洲著名親職教育專家 Michael Grose 的建議吧。

Michael Grose 建議，設立對子女的合理期望很重要，期望太高會令子女氣餒，期望太低又不能激發鬥志，所以在面對子女的成績時，要想想自己的期望是否符合子女的能力。其次，每個孩子的發展步調並不是一致的，有的快，有的慢；有時快，有時慢，要檢視的是一個人持續的成長，而不是與別人的橫向比較。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你要想想自己是否願意爲保護子女的自尊作出努力？一個人的自尊和正確的自我認識也是在學習上取得持續進步和成就的前提。

有一個孩子有一天興高采烈地回來告訴媽媽說：「我今天考了五十五分。」媽媽說：「不錯，繼續努力。」孩子說：「比上次好了，我知道我其實還可以考得更好一點，假如……」這個孩子對自己有清楚的認識，知道自己的分數是怎樣構成的，也知道下次怎樣努力，就是因爲他的父母沒有將目光聚焦在分數上，而是聚焦在他真實的學習上，他反而可以毫無情緒和心理上的負擔而和父母認真地討論自己的學習問題。相信他可以取得持續的進步，而每一步都是真實的成長。反觀前不久，四川那個高考後留下遺書自殺的孩子寫道「考九十八分都被罵」。父母似乎永遠都擔心孩子會驕傲，似乎永遠都想做一個雙面父母，但是也許父母那對孩子「抱着合理期望」的一面恐怕就永遠無法被孩子所了解了。站在孩子的角度看，如果你真的是對孩子「抱着合理期望」的話，請讓孩子知道，孩子也就沒有那麼大的壓力了。你願意做哪一種父母呢？

網上流傳一個段子，說的是面對子女的時候，一定要想着「這孩子是我親生的、親生的、親生的，他的基因都是我遺傳的、我遺傳的、我遺傳的……」雖是揶揄，卻也不無道理。所以面對子女的成績的時候，不妨想想自己真實的期望究竟是否符合子女的能力，以及你是否願意爲保護子女自尊作出努力，改變自己雙面父母的形象。